

庆阳历史文化揽胜

主编 王义

黄土歌魂

白新文 编著

陇东民歌集锦与赏析

新华出版社

庆阳历史文化揽胜



主 编 王 义

副主编 刘全宝 王钊林 王继位

黄土歌魂

陇东民歌集锦与赏析

白新文 编著

新华出版社

庆阳历史文化揽胜编委会

主 任：吉西平

副主任：王 义 王道富 孙玉辰
 刘全宝 石卫东 赵 杰

戴炳隆

编 委：王钊林 王继位 张栋杰
 潘政东 李建荣

序 言

马西林

地域性的历史文化，是一定地域内人文底蕴的标志。在政治和经济发生巨大变革的今天，人文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文明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从更高的层次上阐述了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现在，相当多的地方在研究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时候，已经把目光投向更高、更深的层次，致力于本地域内的人文研究，从人本这个基点上去寻求开放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小康社会建设，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支撑，而且小康建设的奋斗目标，本身就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建设内容。由此，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挖掘和发现历史文化、整理和研究历史文化、保存和发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就成为一种必然。有人把这项工作称为“朝阳产业”，这很有见地。之所以比喻其为“朝阳”，其一从总体上讲，这是曾经被忽略很久又重新

得到人们重视的一项工作，它兴起的时间还不算长；其二从实质上讲，这项工作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创新人的思维，开启人的心智，鼓舞人的精神，如朝阳照亮天地，有着光明的前景。

让我高兴的是，新建立的庆阳市在其开局之年就从基础方面重视抓了这项重要工作，并在很短的时间内编辑出版了《庆阳历史文化揽胜》。在此，我向这套书的面世表示诚挚的祝贺！

庆阳的历史文化古老悠久、丰厚灿烂，这是得到人们认可的。当然，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全国各地以至我们甘肃各地，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就甘肃来说，河西的敦煌文化和长城文化、天水的伏羲文化和石窟文化、平凉的西王母文化和崆峒文化，以及其它地方的草原文化、简牍文化、彩陶文化等等，都很独特，堪称大观。而习称“陇东”的庆阳，其地域历史文化就更独树一帜。要了解和研究黄土高原的古老神奇和领略其迷人风貌，那就要到庆阳去，因为那里有称作“天下黄土第一塬”的董志塬，并且那里是世界上时代最早、个体最大的“环江翼龙”和“黄河古象”的故乡；要了解和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存和华夏民族的远祖，也得到庆阳去，因为庆阳的华池县是我国第一块旧石器的出土地，“蒲河人群”和“马莲河人群”是我国早期的古人类；要了解和研究中华周族之根和农耕之源，还得到庆阳去，因为肇周圣祖创业在庆阳，周道之兴始庆阳，是周祖开启了我国农



耕文明的先河；要了解和研究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史，那就必须到庆阳，因为那里是轩辕黄帝与中医鼻祖岐伯论医之处，庆阳贵为“岐黄故里”；要了解和研究我国革命老区，庆阳就不能不去，因为庆阳在西北最早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并且是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还有陇东油田，那里有着鄂尔多斯盆地的地下油海和别开生面的油田文化，看了也会使人耳目一新。

历史和文化是不能分割的。历史孕育了文化，文化反映着历史；历史愈古老久远，文化遗产就愈厚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甘肃虽不是一个经济强省，但却是全国的文化大省。甘肃的文化优势公推三个方面：戏剧、文物和民间艺术。在戏剧方面，庆阳自古就是有名的“戏窝子”，秦腔在庆阳源远流长自不必说，庆阳还是陇剧之母——道情和皮影戏的家园；值得一提的还有陕甘宁边区时期庆阳诞生的“秧歌剧”，当时红遍全中国，率先竖起了“新秧歌运动的旗帜”。新时期的庆阳徒手秧歌也很出名，中国民俗学会命名庆阳为“徒手秧歌之乡”。许多人也许还不清楚，解放后甘肃新建立的省文工团，其前身就是成立于1940年的老区庆阳的陇东剧团。随着一野大军挺进兰州，更名为陇东文工团的陇东剧团就紧跟其后，解放兰州的帷幕落下，陇东文工团就以甘肃省文工团的新名拉开了演出大幕。应该说，庆阳是甘肃秦、陇剧的莫基地。在文物方面，遍布庆阳全境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和革命遗址，闻名于世的秦长城和秦直

道，甘肃四大石窟之一的北石窟寺，众多的国家级文物以及珍贵的彩陶、墓冢、烽燧、堡寨、塔寺、钟鼎等，把庆阳妆扮成了一个“遗珍瑰宝博物馆”。在民间艺术方面，庆阳就更令人神往。庆阳的民间艺术曾有“四绝”，即陇东民歌、道情、剪纸和皮影。我看还得加上一绝，那就是以香包为代表的刺绣。蜚声全国并且历世不衰的三首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和《军民大生产》就出自庆阳！陇东的传统民歌和革命民歌缘情而唱，乡情浓郁，堪称是黄土高坡的歌魂。庆阳巧夺天工的剪纸，1930年就走出了国门，近年来更是频频在国内外亮相，庆阳由此被中国民俗学会命名为“民间剪纸之乡”。那些出自民间巧女之手的纸花，在专家眼里已经成了认识悠久历史、解读远古文化的图样。庆阳市去年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节会期间，革命老前辈薄一波写了“庆阳香包甲天下”的题词，庆阳市被中国民俗学会命名为“香包刺绣之乡”。以独特的民俗文化作“名片”把庆阳介绍到国内外，用小“要活”做大文章，看在其内却出乎其外，我认为这算是领悟到了文化的真谛。有一种习惯的说法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说法在前些年如果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现在还这样认识就不对头了。文化的广义和深刻性，足以涵盖人类物质和精神的一切活动和创造。文化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品性，是一种精神；它是人类全部聪明才智的结晶。尤其是口传心授的民间文化，它甚至成了一定地域内群体间行事的

规矩和社会契约。这种根植于乡土深处的文化，完全可以以自己的人文底气和崭新的产业形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庆阳市的这台“大戏”唱起来了，它使甘肃的民间艺术这一优势更趋鲜明，也显示出庆阳地域文化的艺术品位和诱人魅力。总之，要认知甘肃文化的三大优势，领略甘肃文化大省的丰采，以至了解华夏五千年的文明，除走“丝绸之路”这条热线外，还得走庆阳！

当然，并不是人人都会走庆阳，也并非在庆阳就可以知庆阳。因而，读一读《庆阳历史文化揽胜》这套书，就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这套10册共百万余字的书，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庆阳市的历史文化。据我所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庆阳有相当多的作者就庆阳的历史或文化出版了一批图书，其中不乏好的作品。这种对本土历史文化的“研究热”和“出书热”很让人欣慰，庆阳素来人气旺，于此亦见一斑。这种情形，大约也与庆阳历史上名流辈出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是，由党委、政府出面组织一批人士，比较全面系统地把其历史文化撰写成文学类书籍并编成一套，这在庆阳还是第一次。这套书的编写过程，显然是对庆阳历史文化的一次大整理、大编辑，也是对庆阳的一次大展示、大推介。每个地方都有着自己历史文化的“家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要重视把自己的这些“家底”全面系统地搞清楚。历史文化锻造了人文特性。这种锻造是历史



遗风和文化熏陶综合起来的一种潜移默化。所以,要深刻了解某一地域的人文特性,就必须首先全面系统地了解该地域的历史文化,并把它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去考察,从中找出属于自己的那种特性。另外,我之所以强调全面系统地整理“家底”,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要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建设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必须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而继承就必须对遭到破坏或散失的文化遗产予以抢救和保护。文化的“母体”绝对不能丢,它们太珍贵了,也不会再生。庆阳的历史文化遗产古老而丰厚,抢救和保护的任务相当艰巨。我希望结合这次整理“家底”,庆阳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及时、更好。

这套书还比较好地体现出了庆阳历史文化的特殊品格。庆阳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甘肃省,但其区域特色却与省内其它地州市大为迥异。她既无河西走廊的大漠雄风,又缺少甘南草原的游牧风情;既不同于“苦甲天下”的陇中,又非南秀北雄的陇南。庆阳处于关中文化和塞外文化的结合部。她的中南部毗邻陕西渭北高原,黄土文化浓郁,一派高原胜景;西北部紧靠宁夏旱漠山区,又有剽悍粗犷的塞北风情;而东部隔予午岭与陕北连接,虽林海苍茫、露润雨泽,却空阔豪放、刚健清新。这种超越行政区划的地域特色,应该是多元和多彩的,这也与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有密切关系。然而由于周族强盛正统和大原发达居中的原因,

其历史文化的特殊品格则主要取决于“先王(周祖)遗风”和高原流韵。在这 10 册书中,《高天厚土》、《光耀千秋》和《探古觅珍》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庆阳这片热土的古老神奇和岁月沧桑,而农耕传统和先王遗风则比较鲜明地反映在《肇周圣祖》和《北邙遗风》之中;《香包之乡》、《戏苑奇葩》和《黄土歌魂》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庆阳的乡土文化及其原赋特色,《群星荟萃》则选择了庆阳有代表性的历史名人予以介绍,体现了黄土地的旺盛人气和其人文精神。陇东油田是庆阳现代工业的标志,也是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油海泛金》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陇东油田开发建设的历程,展示了一种把老区精神和石油文化结合起来而形成的现代文化,成为庆阳历史文化的一个新的亮点。这 10 册书虽然内容各异,但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重礼厚德、笃诚淳朴、勇武坚韧、勤劳节俭、刚柔相济等人文庆阳的主要特质和品性。揭示一个地方的人文内涵,就是要发掘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质。越是有个性的,就越有普遍性;越是民族的、本土的,就越是全体的、世界的。庆阳的历史文化以至庆阳要走出西部、走向全国、走出国门,非走这条路子不可。其它地方也是如此。

集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也是这套书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当然,我不是指每册书都如此,我只是就整体而言。以文学形式写历史、写文化,就可能做到有趣可读,雅俗共赏。这方面读者自去领略,我不必多说。需要强

调的是,思想性始终是整理地域历史文化的核心问题。历史文化从来都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历史文化越古老丰厚,鱼目混珠的情形就会越突出。这就需要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剔除糟粕、吸取精华。做到既保持历史的真实,又不良莠俱收;既增强趣味性,又不猎奇好陋;既突出本土化,又不偏狭迷古。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先进文化只能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考察本源是为了创建未来,文化也必须与时俱进。我相信,这套书不仅对宣传庆阳、了解庆阳、提高庆阳的知名度大有裨益,同时对庆阳先进文化的建设和激励老区人民进一步开拓创新,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能编写出这样一套书是很不容易的,同志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超常的努力,其精神难能可贵。这也是我乐于作此较长序言的一个原因。为此,我谨向各位作者和编辑同志们问好!

2003年3月于兰州

(马西林同志现为甘肃省委副书记)



概 述

走进庆阳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如果你呆的时间稍长一些，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一种民间艺术花朵开得十分鲜艳夺目；它的老根深深地扎在这块厚厚的黄土层里，足有数千年之久；它遍布这里的平原、山川、沟壑、梁峁——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它的生长存在。它以一种难以捉摸的特殊美感撩拨着你的心，萦绕在你的耳畔。

它，就是陇东民歌。

庆阳位于甘肃东部，习称陇东，古称北豳。周先祖曾在这里创基立业，“教民稼穡”，滥觞，形成了庆阳农耕文化。这里又是古代狄、戎、羌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历经 800 余年的古义渠国，曾在这里建都，雄霸四方。其时，民歌已进入宫廷，成为上层统治者的享受娱乐品。可以说，庆阳的历史有多长，陇东民歌的历史就有多长。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实为民歌集）中的《豳风·七月》、《大雅·公刘》、《小雅·采薇》等篇什，就记录了一些庆阳人民在那个时代的劳动生活情景和豳地的风土人情。

鲁迅曾经说过：“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陇东民歌从歌词的角度讲，是一种文学样式，它毫不例外地符

合文学艺术最初产生形成的这种逻辑。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先劳动，后语言，再文字。那么，在庆阳这块土地上，留存最早的文学艺术“记号”当是民歌无疑。随着时代的变迁，陇东民歌不断吸收各种文化元素，通过碰撞、交融，并与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相磨合，形成了一种有自己特色风格情调、艺术趣味的艺术之花。代代滋生，又口耳相传，真实地记录着庆阳人民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真情实感，并是他们评判社会、追求理想、愿望，认识生活的总谱。如今，虽然难以找到众多的古代陇东民歌的史料记载，但明清以后的传统民歌则俯首即拾。许多传统民歌因从内容上难以确定它产生的具体历史阶段，属“无朝代”民歌，但从它采用的音乐曲调来看，很是古老，如〔倒推船〕、〔剪靛花〕、〔哭长城〕、〔五更〕、〔悲宫〕、〔西凉调〕、〔送情郎〕、〔刮地风〕等都是元明时期的古老曲牌。因此，可以推知，现存的传统民歌，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明清以前的歌子，不过容颜稍有改变而已。

清、民两代，陇东民歌极为兴盛，并逐渐有了书面记录，民间一些闲散文人、民间艺人偶尔有手抄本。《林则徐禁鸦片》、《打老袁》（袁世凯）、《刮民党》等时政歌谣层出不穷，反映劳动人民平凡生活的歌子更是五光十色，遍布市井巷里，山野乡村。

辛亥革命将沿袭了几千年帝制的满清皇帝赶下了历史舞台，但中国的面貌并没有好转多少。以陇东地区而论，大小军阀相互混战，争夺地盘，加上地方土匪势力的危害，陇东人民更加痛苦不堪。“天上打雷轰隆隆响，中国出了个共

产党”，“千里的雷声万里闪，上来些红军要共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地革命风暴，当这场风暴刮到陇东高原时，陇东人民的情感如压抑在火山底下的岩浆一样，忽啦啦地喷射出来，于是，这里的荒山沸腾了，这里的死水流通了，这里的民歌也变了样儿，揭开了陇东民歌的光辉篇章。人民群众以鲜明的阶级性，饱满的热情颂唱革命，颂唱中国共产党；以刀与剑的尖锐与激愤控诉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当你进入“角色”，吟读这些红色歌谣时，你仿佛置身于战争年代的历史硝烟弥漫之中，你仿佛看见了人民将革命领袖、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如众星捧月式的高高举起。于是，你的心随着那个年月的时代脉搏一起跳动，这就是民歌的作用力！红遍大江南北，至今传唱不衰的《绣金匾》、《军民大生产》、《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的杰作。陇东民歌由此树起了一座引人注目的光辉的里程碑。

陇东民歌的艺术风采吸引了众多的知名人士的视线。20世纪40年代，周扬、贺敬之、艾青等文坛前辈为培养它的健康成长，作出了辛勤的关怀和扶持。马可、李焕之、张寒晖、柯仲平、清宇一批作家、音乐家、评论家来陇东采风，与民间艺人一道挖掘、整理、创造，使其思想性、艺术性都得到了- -定的升华，成为祖国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部分珍贵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陇东民歌受到地方政府部门及文化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一些有识之士进行采访、记谱，为它的留存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1980年以来，文艺工作者对陇

东民歌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搜集整理,结集成卷入曲者计有 3000 余首。未入曲者也约占整体的一半,数以千计的陇东民歌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被载入文林书海,有的被电影、电视荧屏所利用,有的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亮相闪光,有的在各级民间文艺演出中获奖,它的艺术魅力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感受,所欣赏。

当你打开陇东民歌时,你会发现它包罗万象,“无孔不入”,它囊括了劳动人民的一切生活层面,人民性极为强烈。从内容上划分,可分为时政歌、劳动生活歌、婚姻爱情歌、祭祀歌、庆典歌、历史传说歌等等。许多歌子在内容上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复杂状况,因此这是个大致区分,要想作出科学的、准确的门类区分,是难以办到的。因而,这正是它色彩斑斓的一面。从体裁形式上分,主要是小调,其次是信天游。

小调长于叙事,兼顾抒情,大多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有场景,甚至有时间、地点,歌子有长有短,长的一二百行,短的一般为四行一首,少量的为两行或三行一首,如“袁世凯,好大胆,民国三年当洪宪”即为最短的民歌。句式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言的,还有各种长短句相间的。词格各有不同,《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传统戏曲的唱词节奏各有借鉴运用,反映了陇东民歌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的特点。长短句打破了结构上的工整,灵活自如,更利于老百姓随口叙事抒情。小调常被人称为“俚巷之曲”,庆阳、西峰、镇原、宁县等地流传较多。

信天游大多流传在环县、华池、合水等北部山区,篇幅

相对短小。每首几句，十来句，二十来句不同。每段两句，上下句结构；语言开采角度极为灵活多变，韵脚转化自如；在七字句、十字句的基础上，可随时增减字数，风格浪漫自由。信天游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常用比兴修辞手法，上句联想渲染，下句点出实意，抒情色彩浓厚。信天游尤其善于表现爱情题材，它高亢而宛转，粗中见细，情感缠绵。乡人常把它称为“野调调”，其实，这个“野”字，并无贬低之意，正是高昂、粗犷的歌唱风格的反映。

劳动人民与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山头上、田野里、农家的炕头上、绣房里、磨窑里都是他们自由的演唱场所。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一领众合等。骂皇帝，赞英雄，唱古今，传奇闻，诉自己，皆是有感而发。

从陇东民歌的整体看，有曲者约占一半。它的发展衍变也很迅速。人民常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使之与时代同步。如脍炙人口的《绣金匾》，是在传统情歌《绣荷包》的曲调上填上新词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是在传统民歌《光棍哭妻》的曲调上装上新“酒”的。陕北艺人创造的《东方红》，从陇东民歌中也可找到它的两代母体——《骑白马》、《煤油灯》。艺术不分疆界，无翼而飞，相互渗透，不断发展演变，在陇东民歌中可以找出众多的具体实例。陇东民歌除陕甘宁边区时期极少的可知作者而外，其他几乎全为无名氏。人民群众不断对它进行口头加工修改、锤炼，使之逐渐成为艺术品。一首歌子，如不符合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符合本乡本土的语言特色，人民不经任何人的允许，随口就改了，不管你文凭有多高。它似乎极力地排斥文人“插

足”，拒绝浮华与无病呻吟，因此，它显示出土生土长的浓郁的地方特色，故被人赞之为“又老又好听”。如果你想了解陇东的历史变迁，文化风貌，乡情民俗，请打开陇东民歌，细细品尝领悟吧！

概
述